

退士闲篇

白化文著

中华女子学院



0407780

煮雨文丛 II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267.1
655

退士闲篇

白化文著



中华女子学院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煮雨文丛 I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退士闲篇 / 白化文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8

（煮雨文丛. 第 2 辑）

ISBN 978-7-5495-0591-3

I. 退… II. 白… III. 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536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635 mm × 965 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1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5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致辭

作者白化文，就是在下。今年八十已过，乃北京大学退休人员。“退士”者，退休的知识分子也。“闲篇”，按北京人的口语，发音儿化，读作“闲篇儿”。北京人常说“扯闲篇儿”，照我的理解，扯的就是远离现实而又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已多年蛰居京郊，无从漫劳车马，自觉颇有“暮年专一壑”之意境。闲居无事，为了锻炼思维思考能力，不免东翻西拣，自故纸堆中找些自娱的玩意儿。日子长了，多少自觉有得，写出来骗点稿费花花，沾沾自喜。

知交姜寻先生见而喜之，建议挑选一些，编为一帙。正中下怀。于是有此《退士闲篇》之集稿。除了供稿以外，其余的活计，全都是姜寻先生等位和出版社诸公代庖。我愿意在此表示自己意重言轻的衷心感谢！

选入此书的三十来篇拙稿，自觉尚有可取之处者，在于想得比知见古今贤人大著或有一些浅见，可供补充。例如，我总觉得，唐季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社会变动颇大，新事物出现不少，其中有那么一些借尸还魂现象。例如，麈尾、如意的形制与使用，初学者就经常迷糊住。唐代的风筝并非纸鸢，宋代以下的用典者笔下的风筝是否就是纸鸢，还得结合上下文来看呢。“樱桃”的作用，特别在唐代与科举、与男女情爱（至少暗喻暗门子以至接吻）都有某种联系。电视片《西游记》《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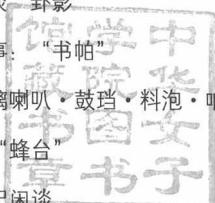
浒》中沙僧、鲁智深等人使用的“禅杖”与明代版画等图画中他们使用的禅杖大有不同，更与寺院中的真正的禅杖完全两码事。以上等等，均为小事，常人不甚注意，或者注意到却一时解释不了，也就抛下了。在下把它们捡起来，试作说明，也算一种尝试吧。

作者，也就是在下，向大家汇报如上。知我罪我，是在于群公矣！

2010年3月2日，星期二。紫霄园

《退士闲篇》目次

1	作者致辭
001	试释如意
023	话拂尘
043	谈麈尾
051	拄杖、禅杖和锡杖
061	唐代士子与樱桃
069	纸鸢与风筝
079	也说说“升官图”与“彩选”
093	笔床茶灶 雨笠烟蓑
105	镜听、响卜、怀勺、打瓢（瓢卦）
115	竹夫人与汤婆子
125	闲谈“卦影”
137	人事：“书帖”
145	琉璃喇叭·鼓珰·料泡·响葫芦·倒掖（噎）气
151	话“蜂台”
155	史记闲谈
155	之一：开场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165	之二：李将军“猿臂难封，李广乃不侯之将”
171	之三：信陵君
177	之四：留侯张良
182	之五：孔子及其弟子
187	之六：屈原和贾谊



192	之七：今上本纪
197	规往
201	知唐桑艾
203	二十年前旧板桥——桥与爱情
205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妙喻之一
209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妙喻之二
211	博喻
213	竹林七贤与《竹林七贤图》
217	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描述
219	了一老师论“对偶”与“对仗” ——为纪念王了一（力）老师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233	旧北京的自行车

试释如意

一

西汉刘氏宗室几代不避重名，遇有嘉名，更是大家都争着采用。例如，《汉书》中所见，名为“刘嘉”“刘福”“刘德”“刘庆”的都有十几位。名为“刘如意”的也有四位。可见“如意”在汉朝是个很流行的土生土长的吉祥词语。

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翻译家借用“如意”这个现成的词语来翻译梵文中的某些词语，并赋予它更多更丰富的词义，这是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翻译中习用。不过这回是一种瓶子装好几种酒罢了。装的是：

Atta-mañi，这个词语的意思大致与汉语的原意接近，表示“称心如意”。例如北凉“中印度三藏”昙无谶所译的《优婆塞戒经》卷五中有这样的译文：“若能随顺求者意施，是人于后无量世中所求如意。”大约就是这样译法。

Rddhi，这个词语的意思是指“某种超自然的不可思议之力”。它大致相当于后世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小说中——所说的“法力无边”的法力，“神通广大”的“神通”。具有此种头脑的，就是有了“如意智”，即“于所欲之一切事能得自在随意”之智，那是菩萨行圆满了才能达到的。这种神通本身称为“如意通”，属于佛教所说的“五通”或“六通”的几种神通之一。佛经中讲到这类神通之处颇多，中国文学家从中取材生发者比比皆是。试举早期译经中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所载一小段为例：

如意通有三种：能到，转变，圣如意。

能到有四种：一者，身能飞行，如鸟无碍；二者，移远令近，不往而到；三者，此没彼出；四者，一念能至。

转变者，大能作小，小能作大；一能作多，多能作一。种种诸物，皆能转变。外道辈转变，极久不过七日；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久近。

圣如意者，外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令净、可爱；净物能观令不净。是圣如意法，唯佛独有。

他种佛经中还有更多述及，如《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七中，将如意通分为能变通、能化通两大类。能变通有十八变；能化通有化身、化境、化语等三种化事。我们把中国神魔小说拿来对照阅读，特别是和《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对读，从中不难找出那些出神入化之处的深远根源。当然，中国作家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更为可惊。

Cintā-maṇi，这是一种佛经中经常讲到的宝珠。cintā是“珠”的意译；maṇi则带有“称心如意”之意，故译为“如意”，音译则是“摩尼”。合称“如意珠”“如意宝珠”，或音加意译为“摩尼珠”等。它是产生在大海龙宫中的神奇法宝（也有说是帝释天所持金刚的碎片所化的，有说是佛的舍利变化而成的），掌握了它，向它祈求，就能变出一切生活用品和宝贝来，还能除去一切疾病和烦恼。因其在佛经中常见，我们只举一些经品篇目，如：《杂宝藏经》卷六，《大智度论》卷五十九，《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观佛三昧海经》卷十和卷十六，《仁王般若经》卷下等，以及敦煌所出讲经文《双恩记》等中国人发展了的讲唱故事。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均不赘引。

再有一种作为具体器物的如意。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道诚所辑的佛教常识汇编《释氏要览》卷中对之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以其重要，故全引如下：

如意，梵云“阿那律”，秦言“如意”。《指归》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曰“如意”。诚尝问译经三藏通梵大师清沼、字学通慧大师云胜，皆云：“如意之制，盖心之表也。故菩萨皆执之，状如云叶，又如此方篆书‘心’字故。若局于爪杖者，只如文殊亦执之，岂欲搔痒也！”又云：“今讲僧尚执之，多私记节文祝辞于柄，备于忽忘。要时手执目对，如人之意，故名如意。若俗官之手版——备于忽忘——名笏也。若齐高祖赐隐士明僧绍竹根如意，梁武帝赐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伦、王敦皆执铁如意，此必爪杖也。”因斯而论，则有二如意，盖名同而用异焉。



摹唐代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陈文帝执爪形如意

这里指的是作为一种器具的“如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痒痒挠儿”，古人称之为“爪杖”者。它的顶端大体上作手爪形。可是，在北宋时期，已经向“云头形”转变了。

二

上引道诚与道忠和义楚著作中的材料，大致都是公元九世纪前后人们对如意的认识、理解与说明。而且都是僧家的话。在此以前，对如意的解释，都没有这三段那么多和明确——至于是否正确，我们在下面还可以讨论。现在，我们就从九世纪即大致是北宋以前往上推，看看那时使用如意的情况。

我们发现，作为口语或说是传统型的口语，“如意”一词当然还在不断地使用。试举二例：

权抚背（按：孙权在与周瑜个别谈话时抚周瑜之背）曰：“……卿能办之者诚快，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262页，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孝武（按：东晋孝武帝）属王殉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

（刘义庆《世说新语》，余嘉锡《笺疏》，北京中华书局，820页）

以上说的都是口头上当作吉祥话说的“如意”。

我们还发现，作为搔痒使用的如意，在那时的上层社会中是很流行的：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痒久之，曰：“妨吾声律半工夫！”

（冯贽《云仙杂记》，《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三，第五叶）

不空……又与罗公远同在便殿。罗时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师如意。”殿上花石莹滑，遂激窣至其前。罗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举手示罗如意。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三。按：《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中所载与此略同）

我们更发现，对于这种基本用途应该是“爪杖”的如意，有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说一说：

一、把爪杖称为如意，现知最早的史料大体上只能上溯到三国时期。那就是如下的一条：

胡综博物。孙权时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气，此盖是乎？”

（《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一）

据《补三国艺文志》等记载与考证，这一条是从三国时期的著作《胡综别传》中引用过来的，这是它的上限。至于秦始皇是否干过埋宝物的事，埋的又是什么，恐怕胡综也就是姑妄言之。不过，他的话中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把如意当成宝物之一种。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如意的身份，说明如意不仅仅是搔痒的器具了。

二、现存的古代如意实物，一般常引用来说明问题的，厥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犀角黄金钿装如意”。据照片与说明，它那手掌形的头部是白犀角所制，有七个并拢的手爪，柄部镶嵌各种象牙、黄金、珠玉等花纹装饰。总之，是一种华贵的器具，“非常人可享”之物。下等人是无福消受的。证以我们在

此前此后所引的资料，也都证明如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这些资料还证明，其流行时期大致从三国时期开始，通贯到九世纪。

三、从上引九世纪僧人等所说的话能够悟出，三至九世纪中流行的如意，虽然有的已经是宝物级别的器具了，可还是爪杖形的。但是它似乎受到上层人士的极大偏爱，赋予它多种超乎搔痒以外的用途。

初，高祖（按：魏高祖孝文帝）欲观诸子志尚，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按：魏世宗宣武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

（魏收《魏书》卷八）

我们注意到，“骨如意”虽然不一定是华贵器物，却可列入宝物之林。但是，它又不属于珍玩之列。一个儿童取如意而不取珍玩，足以觇其志尚。说明它具有某些特殊意义，它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已经远不是个痒痒挠儿了。

三

若把这一时期的资料略加排比，来看一看如意究竟在起些什么作用，上层社会中人物怎样使用它，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发现，上层社会中人物经常执持它。但是，搔痒倒似乎成了它的副业。那么，它的基本用途是什么呢？

它成为高级人物如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物、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清谈家）、高僧（特别是能讲经和参加清谈的高僧）、“高尚其事”的隐士等人手中经常执持和要弄的东西，多少带有显示身份的作用。我们读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小说，比如说《傲慢与偏见》，或是《大卫·科波菲尔》之类，并观看其中的插图，看到那时的洋“绅士”手杖是不离手的；鲁迅的《阿Q正传》

中，那位著名的“假洋鬼子”，其外在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有一根“打狗棍”（Stick）。至于十八九世纪的洋“淑女”，外出时一把小洋伞是不离手的。就拿Stick来说，二三十岁的健康男子汉是不需要拐棍的，主要为显示身份之用。当然啦，用来指点些什么，那是顺手得用的。福尔摩斯之流人物还可用以打斗。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了。反观

以下有关如意的资料，我们会发现，其作用真是惊人地相似：

一、它起指点、指示作用，有点像当代的指挥棒或者教鞭。执持者肯定是有身份的人。有时甚至挥舞起来，能耍的也是高级领导人，而不是儿童或者在当时身份低下的歌舞演员：

吴主潘夫人……为江东绝色。……有司闻于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虎魄如意抚案，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况在欢乐！”

（晋代王嘉《拾遗记》，齐治平校注本，中华书局）

孙和悦邓夫人，常置膝上。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血流污裤，娇婉弥苦。

（《拾遗记》）



当代佛寺方丈升座时手执如意

上（化文按：齐武帝）仍以玉如意指嶷（按：齐豫章文献王萧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为善最多也！”

（李延寿《南史》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064页）

自大和乙卯岁（按：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后，上不乐事，稍闻，则必有叹息之音。会幸三殿东亭，因见横廊架巨轴于其上，上谓修己（按：著名画家程修己）曰：“斯开元东封图也。”因命内巨轴，悬于东庑下。上举白玉如意指张说辈数人，叹曰：“使吾得其中一人来，则吾可见开元矣！”

（唐代李浚《松窗杂录》）

殷荆州（按：殷仲堪）有所识，作赋，是束皙慢戏之流。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适见新文，甚可观。”便于手巾函中出之。王读，殷笑之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世说新语·雅量》）

谢万北征，常以啸傲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按：谢安）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

（《世说新语·简傲》）

陈林道（按：陈逵）在西岸，都下诸人共要至牛渚会。陈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陈以如意拄颊，望鸡笼山叹曰：“孙伯符志业不遂！”于是竟坐不得谈。

（《世说新语·豪爽》）

二、它用来击节叹赏。前引吴主孙权以如意抚案就可作为一个例证，可惜用力过猛，刚打一下子就断了。这也算表达激赏的动作罢！再举

几个疾徐应节的故事：

武帝（按：梁武帝）悦之，谓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对曰：“今胜昔。”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

（《南史》卷五十五）

张文诩……时游太学，……学内翕然，莫不宗仰。……意不在仕，……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

州郡频举，皆不应命。……每闲居无事，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

（《隋书》卷七十二“孝义传”）

宣宗皇帝英明俭德，器识高远。比在藩邸，常为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满身，南面独语如对百僚。郑太后惶恐，虑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见，熟视上貌，以玉精如意抚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岂曰心疾乎？”

（唐代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王处仲（按：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世说新语·豪爽》）

释慧布……尝造思禅师（按：南岳慧思），与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食息。理致弥密，言势不止。思以铁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坐中千馀人，同声叹悦。

（《续高僧传》卷七“慧布传”）

我们注意到，叹赏的都是与政治、学术相关的大事。王敦的不如意正从以如意打击唾壶表现出来，带有词义双关的特定心理状态。

三、如意直接用于打击，前引孙和误伤邓夫人是特例，乃无心之过。更有真打的，起的是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福尔摩斯的手杖的作用，也正如假洋鬼子打阿Q一般。也有往器物上打的：

钩（按：殷钩）形貌短小，为主（按：梁永兴公主）所憎。……钩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于背。

（《南史》卷六十）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按：晋武帝司马炎），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

（《世说新语·汰侈》）

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士。有张果者，……上谓力士（按：高力士）曰：“吾闻：奇士至人，外物不能败其中。试饮以董汁，不死者乃奇士也。”会天寒甚，乃使以汁进果。果遂饮，尽二卮。醇然如醉者，顾曰：“佳酒也。”

乃寝。顷之，取镜视其齿，已尽焦且黧矣。命左右取铁如意以击，齿尽堕而藏之于袋。乃怀中出神药——色微红——傅于堕齿中，复寝。久之，视镜，齿皆生矣，而粲然洁白。上乃信其不诬。

（唐代李德裕《次柳氏旧闻》）

四、更有用于军事指挥的，这在前引“谢万北征”条已见端倪，但尚未用于临阵。上阵时执持应用来指挥的，大半是在学习那“名士风流”的诸葛亮。诸葛亮手执的可是“毛扇”，即麈尾，孙机大学长在《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中有精彩的论述，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不赘述。后来人上阵，使用的道具则有白羽扇、如意之类，看来都是为了显示身份。如意能顺手一指，且具有双关意义，于是“指挥如意笑谈中”矣！当然，持者要有诸葛亮的